

素瓷静递

赵鯤 著



我倒没有太多的锦华需要结束，也不欲屏除丝竹，但中年的大门已向
我洞开，纵然没有维吉尔的引领，纵然急景流年都一瞬，我已踏入
人生的中途。瞻顾四方，我仍然牵挂着那我不曾触及的壮丽風景。

素瓷静递

赵鲲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素瓷静递/ 赵鲲著.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702-0083-2

I. ①素…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0545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胡 璇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云沐水涵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2 千字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摒除丝竹入中年（代序）

去岁冬季，我的诗集《待春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事后，在一次同事聚会赠书晚餐中，一位年长于我的女同事对我说：“赵鲲，你接下来该出散文集了吧？”我道：“嗯，散文目前我还没考虑出书，我觉得我的散文数量少，总体还有些单薄。”

我当然也是爱散文的，可是这十多年来，一面以读书、治学为主业，一面把文学的抱负主要寄托于诗歌写作上，散文便写得很少了。虽然在博客时代，零零星星写了不少，但碎片性的日志居多，认真创作的散文并不多。诗集的出版，让我在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回顾以及展望性的思绪，譬如，总体上我打算更加有意识、有规划地写作，有时从头脑中冒出来的想写而暂时没功夫写的题材，先将其以题目的形式记下来，得空再写——而我以前的写作则有些随心所欲。

于是，有一天我把自己的散文聚拢来，想重新考量一番。经过筛选之后，我发现，这些十来万字的文章，似乎可以构成一部散文集了（民国时期许多作家的散文集都是薄薄的册子），其质量估计也不至于有辱读者观瞻——尽管还是显得单薄。其实，一番整理、重读之后，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文章，我又重新打量了自己那斑驳的心路历程，正如阅读我的诗集一样——写作的实质，大约就是一种自我灵魂的发散。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他

(她)写下的所有作品，基本上都是一部作品，即他(她)的灵魂的肖像。说到灵魂，想起诗集出版，送给庆阳的一位素未谋面，也无交往的朋友，他浏览之后，给我发微信，说：“你是用灵魂在写。”目击此言，我心头一震——这是多大的鼓励！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还有什么比用灵魂书写更重要的事呢？也许吧，我的诗是有灵魂的，而不是文字的堆积。而我的散文呢？我觉得还远远不够。因而，此番将自己的散文整理出版，是有告别过去的意味的——我需要从一个新的起点跨步出去。

还有一层心理，是年龄。岁逢丁酉，四十之龄，忽焉已至。有许多可说，或不可说的心事在心里堆积着。人终究是一种言说的动物。可说者，或不可说者，都是言说。四十岁了，所谓“四十不惑”，依我的感觉，至少意味着：从四十岁开始，对自我、对世界要有更清晰的认识，“不惑”意味着告别混沌的状态——“日月忽其不淹兮，望崦嵫而勿迫”，可以努力做事的时间不多了，要下好“中盘”以后的棋，以迎接棋局的结束。故而，“结束铅华归少作，摒除丝竹入中年”，我倒没有太多的铅华需要结束，也不欲屏除丝竹，但中年的大门已向我洞开，纵然没有维吉尔的引领，纵然急景流年都一瞬，我已然踏入人生的中途，瞻顾四方，我仍然想往着那我不曾触及的壮丽的风景。故而，整理自己的诗、文，也是为了在苍茫的风色里更好地看清自己。

集中所收文章，有几篇评论曾在《北京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等报刊发表，其余皆未曾刊发。内容有写我个人生活的，有读书随笔、思想随笔，有书评、文学评论等。写作时间的跨度，就更大了。最早的3篇小文《春》《我家的花园》《柳絮》分别写于13岁和14岁，写于今年的7篇。之所以收入十三四岁时的3篇小文，一者因为它们是我存留的最早的散

文——真是少作中的少作；再者，这3篇散文虽然稚嫩，却轻盈纯美，其中有我当时的心的颜色（文学毕竟不只是成年人的事），而今看来，不禁感慨——人的心境竟然会被改变得如此剧烈。另，还有两篇大学时的作业文章：一篇《略议“圣人有情、无情”》，是我大二时选修刘志伟老师的课“魏晋文学与文化”的作业；一篇《隐衷：李白出蜀后再未返蜀之谜》，是我研一时修读杨晓霁老师“李白研究”课的作业，都不是论文体，不妨当随笔读。

集中还有几篇记梦的文字，比较特殊，因其中所记几乎都是噩梦，诡异阴森，读者或不免诧异，而它们本都是我博客中的文字，只为记录真实的梦境而已。我甚至想过：借用张恨水的书名，写一部专门记梦的书，曰《八十一梦》，但后来发觉即便活到可以送孙儿上幼儿园的年龄，我也记不了八十一个梦。意大利文学家埃科说：“一个梦就是一部经书，其实很多经书本身就是梦。”“很多经书本身就是梦”，有些道理，但“一个梦就是一部经书”则未必，至少我的不是。这些记梦文，是从我的梦境中渗出的血，它们只对我有意义，假如你们浮想联翩，它们就有了另外的意义。

书中有几篇评论当代写作者的文章，都是我因了某种因缘结识的几位师友，能为他们（她们）写下这几篇拙陋的评论，是我的幸运。

书名《素瓷静递》。“素瓷静递”，是我在读张岱文章时看到的一个语词。我初见此四字，便被拨动了心弦，觉其有种妙不可言的意韵。后发现“素瓷静递”一语在张宗子的文章中屡次出现，乃凝神思之，以为此四字不仅可表征张岱文章的神韵、境界，甚至觉得——参透“素瓷静递”四字之意韵，则中国文艺之

神髓思过半矣。因其美而有味，便拿来做了我的散文集的书名。

末了，临文兴感，赋诗一首，以遣愚衷。《秋城》：

秋城寒至叶红黄，云山迢迢隐苍茫。

临轩一盏河东酒，翠袖何处诉衷肠？

赵鲲

2017年暮秋



目 录

素瓷静递

摒除丝竹入中年（代序） / 001

春 / 001

我家的花园 / 003

柳絮 / 005

一些花开在高高的树上 / 007

当你成为回忆 / 009

早晨 / 013

操场 / 015

坚家河 / 024

若无其事之《牵天机》 / 034

杀人之梦 / 036

逃亡 逃亡 / 037

掠过灵魂的噩梦 / 038

沙滩逃亡 / 040

- 死亡前奏 / 042
- 毒药 / 043
- 登石门 / 044
- 四川行 / 047
- 喷泉 / 055
- 箭竹 / 057
- 记张鸿勋先生 / 060
- 茫茫来日愁如海：怀念张鸿勋先生 / 065
- 初晤陈丹青 / 070
- 水天中印象 / 079
- 老杜的故事 / 085
- 阿翔 / 090
- 考研热：欲说还休 / 092
- 十年 / 095
- 隐痛：李白出蜀后再未返蜀之谜 / 098
- 贺铸《青玉案》中的性幻想 / 104
- “鼻端从此罢挥斤”：王安石与王令 / 106
- 超完美与完美 / 112
- 自由的幻觉：读《水浒传》 / 117
- “荒诞性”的《红楼梦》 / 121
- 戏谑与伤不起：“恶搞杜甫”事件之我见 / 124
- 文学中的“荒漠” / 127
- 摄影的迷思 / 134
- 后书信时代 / 137
- 阅读印象 / 141

兰波 / 148

闲聊顾随 / 156

何为文心 / 168

“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 173

陈丹青的立场 / 178

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 184

“忤逆者”的源泉 / 189

不止是采访 / 193

一个慢生活女子的乐章 / 197

从煦园到恭王府 / 200

与伟大传统同一呼吸：读吴兴华 / 204

略议“圣人有情，无情” / 215

“内在的革命”：克里希那穆提与我们 / 220

《咏玄鹤楼》诗并序 / 238



春

如果我们把万木凋零、黯淡失色的冬天比作一幅铅笔画，那么，万物苏醒、生机盎然的春天就是一幅水彩画。

每当春天悄无声息地来临时，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望着那些还没觉察就绿了的树叶、麦田，心中总是有一种新意和无法言传的欢悦。

暖暖的阳光中震颤着新生命的喧响。绿色，可能是春天的灵魂吧，春天的每个角落里都透着绿色对于我们这个星球的爱慕。

看上去就让人联想起“凄凉”二字的荒山，不知什么时候穿上了一套华丽的绿裙子，郁郁葱葱的树木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油亮的光彩。河水变得欢快起来了，嘴上总是哗啦啦地唱个不休，不知有什么喜事让它如此兴奋异常。草儿虽然个小，但也不乏光彩。瞧，它绿油油、软绵绵的，你若躺上去，定不想起来了。天空更是让人捉摸不透——那么蓝，那么晴，那么深，那么大，不知包容了多少、多少……

各种花儿都次第开放了。绽开的花儿有紫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没有绽开的花骨朵还被萼片包着许多，但还是经不住春天的引诱，微微地探出粉红的脑袋。各种花儿簇拥在一起，纷纭交错，宛若天边的云霞。

突然间，脸上和脖子上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挠着似的，难耐的



痒痒——哦，原来是袅袅漂浮的柳絮。

清风稍一走动，柳絮便被吹到半空中了。它在空中悠闲地飞行着，见了谁都要亲吻一下，好像别人并不知道春天来临了似的。

每当柳絮擦过我的脸颊时，我的灵魂和血似乎都在躁动。哦，这便是春的力量，春的召唤！

1990 年之春



我家的花园

在我家不大的院子里，有一个不大的花园。

花园虽说不大，但其中的花草却不少。满园中寻不到什么极漂亮、极珍贵的奇花异草，只是一些人们都能认出的平常花木。不过，这些普通的花木栽种得很是密集，互相紧紧地簇拥着，看上去，满眼的绿、满眼的红。这如许的满眼，却能给人以满心的欢喜。

清明过后，爸爸就用铁铲将花园里的土翻一翻，松一松，我看到了，便也急忙拿了铁铲，凑到跟前，将大大小小的土坷垃打碎，权当是凑热闹。待把种子深浅适当地埋入土里后，我们每日又要操心给种子浇水了。我家花园和厨房只隔咫尺，浇水甚是方便。种子是极喜欢水的，总要让你把花园浇得湿透了，才会心满意足。

不出一月工夫，嫩嫩的芽儿便纷纷破土而出了。它们一个个摇头晃脑地钻出来，观察着这个陌生的世界，细心倾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神气十足。

伴随着如油的春雨，各种花很快长出了枝叶，已不像从前那么小了。密密麻麻的叶子交错地覆盖着花园，几乎都不露出土色了。

时光荏苒，春去夏来，远山苍翠，近园更绿。这时的花儿，



就像十八九岁的青年一样，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各种花儿或红，或黄，或紫，或蓝……红的像初升的太阳般热烈，白的像蓝天中的白云般宁静。它们争奇斗妍，传香送粉，引蜂招蝶，更兼观者的啧啧之声。

美人蕉那黄色的大花和卷扇一样的叶子独具一格。红色的大花令箭最受青睐，它那一片片叶舟般的花序尽力舒展着腰肢，中间托着一簇修细的有小脑袋的花蕊，上面粘满了花粉，整个花儿一尘不染，如女皇一样雍容华贵。月季花是我最喜欢的——粉红的花瓣不消说，单是那扑人的浓香就会令人心醉。那些其貌不扬的小菊花、地雷花、石竹等，则像孩子一样依偎在大花的身旁。

更让我自豪的是那一直攀到二楼的豆角藤，一条一条地连在一起，宛若一个绿色的屏障。如果这花园是一幅美丽的画，这屏障似的豆角藤定是那花园的底色了。

1991年7月31日



柳絮

平凉这地方，每到春夏之交的时候，在柳树成荫的去处总会飘起漫天的柳絮。因它形似雪花，又时常在炎炎的日子里飘飞，极像是晴天白日下的大雪，因此人们将它称作“晴雪”。

此时的柳树返绿已有一月之许。路旁不时会发现排排行行的新柳随意而立，极婀娜的样子，既像是潇洒俊美的小伙子，又像身姿苗条的姑娘。温馨的和风轻轻地将修细、柔美的柳枝拂送起来，又飘然而落，简直是绿色的舞蹈之神，沉醉般地舞动着无数的臂膊。

突然间，你又看见空际中有无数的“雪花”在错综交飞，徐徐缓缓，漫无目的，悠然得趣。当你刚刚领悟到此时是晴雪初降时，不免有几片柳絮飘落在你的睫毛上，仿佛是顽皮的孩子在横冲直撞，又仿佛是白色的小精灵与你相乐。

这毕竟太轻了，当你轻轻走过躺在地上的那片柳絮时，即使是踮着脚，它们也会被你的裤管所生的微不足道的风带起，继而缓缓地上升到那纷纭的世界里去，它那圣洁的灵魂也好像随之而去，离开了尘世，永不再回。有时，柳絮被吹到了墙角里，堆积在一起，倒成了一堆垃圾。有时它落在地面的积水上，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五彩的肥皂泡。

假如，你抬头仰望，看见柳絮纷纷扬扬，忽来忽去，时上时



下，自由自在，徐徐而行，你若久久地凝望它们，目光随之漂移、上升，顿时，你会觉得肝脏肺腑也轻轻地上升了。随之，你的整个身心也会如同这柳絮一般，随着它们在广阔的天空中畅游，以享自由之乐。

1991年5月



一些花开在高高的树上

从西北师大来到天水师院，我一直为这里没有高大古老的树木而感到遗憾。师大北门那条路上两排高大而富有气势的梧桐树时常成为我对师大记忆的一个深深的背影。如今，天水师院也正在加紧大楼、广场等人工景观的建设，有关部门甚至会在原本起伏开阔的草坪上种上一些雪松、柏树的树苗，以示园林眼光。这些景观的好坏，我只能跟同事们一样，在私下里评论感慨一番，而无权改变一草一木或一砖一瓦的搭配。好在，动人的景致总还是有的。譬如，礼堂对面的那条约三十多米的的不长的甬道，其景致就颇让人赏心悦目。路的两旁先是修剪齐整的翠柏，紧挨着的是依依垂立的细柳。此时的柳树，其姿态的柔婉，颜色的嫩绿正是恰到好处时，宛如十七八岁的少女——当你接近她，你的天空就会宁静而婉转。柳树的背后，是匍匐在地上的连翘，其色艳黄，与垂柳的新绿相衬，极为明丽。我臆想着，若有两只黄鹂鸣于翠柳之间，则可媲美杜甫的诗意了。柳树的后面，有几株紫叶李。此花这两天正开得极盛，其香气浓烈扑鼻，似乎由鼻孔直抵喉咙与心肺。

在我所住的四号楼下，有一丛竹子，稍加注意，可见其分为两种：一种枝粗叶长，另一种枝细而叶小，可惜我不知其名。我发现，在学校众多的家属楼间，这是唯一的一丛竹子。苏轼诗